

上清帝第五书

康有为

题记：

本文作于 1897 年。这里选自《康有为政论集》(汤志钧编,中华书局 1981 年版),录入时参考了《南海先生五上书记》(上海大同译书局 1897 年版)。

康有为(1858—1927),原名祖诒,字广厦,号长素,广东南海人。早年从学于理学家朱次琦,潜心经世之学,并研读佛道经典。后来游历香港,由此广泛阅读译本西书。第三次乡试不中后,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,招陈千秋、梁启超、麦孟华等为徒,并先后写成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春秋董氏学》等书,以为变法思想的张本。从 1888 年起,多次上书光绪皇帝,要求变法维新。1894 年联合各省举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。1898 年积极参与“戊戌变法”。变法失败后去国,游历美洲、南洋、印度、欧洲等地凡 14 年,多次与革命派展开论战。游历期间,于 1899 年组织保皇会,约在 1902 年完成了《大同书》的初稿。1913 年以母丧回国,拒绝袁世凯的邀请,在上海主编《不忍》杂志。1917 年参与张勋复辟。后病逝于青岛。

具呈,工部主事康有为,为外衅危迫,分割洵至,急宜及时发愤,革旧图新,以少存国祚,呈请代奏事:

窃自马江败后,法人据越南,职于此时隐忧时事,妄有条陈,发日本之阴谋,指朝鲜之蓄患。以为若不及时图治,数年之后,四邻交逼,不能立国。已而东师大辱,遂有割台补款之事。于是海外蔑视,海内离心。职忧愤迫切,谬陈大计,请及时变法,图保疆圉。妄谓及今为之,犹可补牢。如再徘徊迟疑,苟且度日,因循

守旧，坐失事机，则外患内讧，间不容发。迟之期月，事变或来，瓦解之患，旦夕可致，后欲悔改，不可收拾，虽有善者，无如之何。危言狂论，冒犯刑诛，荷蒙皇上天地之量，俛采刍蕘，下疆臣施行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。职诚感激圣明，续有陈论，格未得达，旋即告归。去国二年，侧望新政，而泄沓如故，坐以待亡，土室抚膺，闭门泣血。顷果有德人强据胶州之事，邀索条款，外廷虽不得其详，职从海上来，阅外国报，有革李秉衡索山东铁路矿务。传闻章高元及知县，已为所掳，德人修造炮台兵房，进据即墨，并闻德王胞弟亲统兵来。俄、日屯买吾米各七百万，日本议院日日会议，万国报馆议论沸腾，咸以分中国为言。若箭在弦，省括即发，海内惊惶，乱民蠢动。职诚不料昔时忧危之论，仓猝遽验于目前，更不料盈廷缄默之风，沈痼更深于昔日。瓜分豆剖，渐露机牙，恐惧回惶，不知死所。用敢万里浮海，再诣阙廷，竭尽愚诚，惟皇上自危览而采择焉。

夫自东师辱后，泰西蔑视，以野蛮待我，以愚顽鄙我。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，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。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，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。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，只为文明之国，不为野蛮，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，为救民水火。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，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。今非洲剖讫，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，报章论议，公托义声，其分割之图，传遍大地，擘画详明，绝无隐讳。此尚虚声，请言实践。俄、德、法何事而订密约，英、日何事而订深交？土、希之役，诸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？战舰之数，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待？号于众曰：“保欧洲太平。”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。文其言曰：“保教保商。”则其垂涎于地利可想。英国《太晤士》为其政府之报，其论德国胶事，处置中国，极其得宜。赞美不绝于口，并谓诸国应以为法，譬犹地雷四伏，药线交通，一处火燃，四面皆应，胶警乃其借端，德国固其嚆矢耳。

二万万膏腴之地，四万万秀淑之民，诸国眈眈，朵颐已久；慢藏海盗，陈之交衢；主者屡经抢掠，高卧不醒；守者袖手熟视，若病青狂；唾手可得，俯拾即是，如蚁慕膻，闻风并至，失鹿共逐，抚掌欢呼。其始壮夫动其食指，其后老稚亦分杯羹，诸国咸来，并思一啜。昔者安南之役，十年乃有东事，割台之后，两载遂有胶州，中间东三省、龙州之铁路，滇粤之矿，土司野人山之边疆，尚不计矣。自尔之后，赴机愈急，蓄势益紧，事变之来，日迫一日。教堂遍地，无刻不可起衅，矿产遍

地,无处不可要求。骨肉有限,剥削无已。且铁路与人,南北之咽喉已绝;疆臣斥逐,用人之大权亦失。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,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;枢垣总署,彼皆可派其国人;公卿督抚,彼且将制其死命;鞭笞亲贵,奴隶重臣;囚奴士夫,践踏民庶,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,如高丽之祸及君后;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,而存其虚号,波兰之宰割均分,而举其国土;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,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。蚁穴溃堤,衅不在大。职恐自尔之后,皇上与诸臣,虽欲苟安旦夕,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,且恐皇上与诸臣,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。

后此数年,中智以下,逆料而知,必无解免。然其他事,职犹可先言之。若变辱非常,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,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。处小朝廷而求活,则胡铨所羞;待焚京邑而忧惶,则董遇所鄙。此则职中夜屑涕,仰天痛哭,而不能已于言者也。

夫谓皇上无发愤之心,诸臣无忧国之意,坐以待毙,岂不宜然。然伏观皇上发愤之心,昭于日月;密勿重臣,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,忧国之诚,癯颜黑色,亦且暴著于人。顾日言自强,而弱日甚,日思防乱,而乱日深者何哉?盖南辕而北辙,永无税驾之时;缘木而求鱼,决无得鱼之日。职请质言其病,并粗举治病之方。《仲虺之诰》曰:“兼弱攻昧,取乱侮亡”。吾既自居于弱昧,安能禁人之兼攻?吾既日即于乱亡,安能怨人之取侮?不知病所,而方药杂投;不知变症,而旧方犹守,其加危笃,固也。职请以仲虺之说明之。

泰西大国,岁入数十万万,练兵数百万,铁船数百艘,新艺新器岁出数千,新法新书岁出数万,农工商兵,士皆专学,妇女童孺,人尽知书。而吾岁入七千万,偿款乃二万万,则财弱;练兵铁舰无一,则兵弱;无新艺新器之出,则艺弱;兵不识字,士不知兵,商无学,农无术,则民智弱;人相偷安,士无侠气,则民心弱,以当东西十余新造之强邻,其必不能禁其兼者,势也。此仲虺兼弱之说可畏也。

大地八十万里,中国有其一;列国五十余,中国居其一。地球之通自明末,轮路之盛自嘉、道,皆百年前后之新事,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。列国竞进,水涨堤高,比较等差,毫厘难隐,故《管子》曰:“国之存亡,邻国有焉。众治而已独乱,国非其国也。众合而已孤独,国非其国也。”顷闻中朝诸臣,狃承平台阁之习,袭簿

书期会之常，犹复以尊王攘夷，施之敌国，拘文牵例，以应外人，屡开笑资，为人口实。譬凌寒而衣絺绌，当涉川而策高车，纳侮招尤，莫此为甚。咸、同之时，既以昧不知变而屡挫矣；法、日之事，又以昧知变而有今日矣。皇上堂陛尊崇，既与臣民隔绝；恭亲王以藩邸议政，亦与士夫不亲；吾有四万万人民，而执政行权，能通于上者，不过公卿台谏督抚百人而已。自余百僚万数，无由上达，等于无有。而公卿台谏督抚，皆循资格而致，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，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。至西政新书，多出近岁，诸臣类皆咸、同旧学，当时未有，年耄精衰，政事丛杂，未暇更新考求；或竟不知万国情状，其蔽于耳目，狃于旧说，以同自证，以习自安。故贤者心思智虑，无非一统之旧说；愚者骄傲自喜，实便其尸位之私图。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，傲然不信也；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，瞠然不察也；语新法之可以兴利，则瞋目而诘难；语变政之可以自强，则掩耳而走避；老吏舞文，称历朝之成法，悚然听之者，盖十而六七矣；迂儒帖括，诩正学之昌言，瞿然从之者，又十而八九矣？无一事能究其本原，无一法能穷其利弊，即聋从昧，国皆失目。而各国游历之人，传教之士，察我形胜，测我盈虚，言财政详于度支之司，谈物产精于商局之册，论内政或较深于朝报，陈民隐或更切于奏章，举以相质，动形窘屈。郑昭宋聋，一以免患，一以召祸。况各国竞骛于聪明，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，将以求免，不亦难乎？此而望其尽扫旧弊，力行新政，必不可得。积重难返，良有所因，夜行无烛，瞎马临池，今日大患，莫大于昧。故国是未定，士气不昌，外交不亲，内治不举，所闻日孤，有援难恃，其病皆在于此。用是召攻，此仲虺攻昧之说可惧也。

自台事后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，人无固志，奸宄生心。陈涉辍耕于陇上，石勒倚啸于东门，所在而有，近边尤众，伏莽遍于山泽，教民遍于腹省，今岁广西全州、灌阳、兴安、东兰、那地、泗城，电白已见告矣。匪以教为仇讎，教以匪为口实，各连枝党，发作待时。加以贿赂昏行，暴乱于上，胥役官差，蹙乱于下，乱机遍伏，即无强邻之逼，揭竿斩木，已可忧危。况潢池盗弄之余，彼西人且将借口兴师，为我定乱；国初戡流贼而定都京邑，俄人逐回匪而占据伊犁，兵家形势，中外同揆，覆车之辙，可为殷鉴。此仲虺所谓取乱者可惧也。

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，各国之于非洲是也；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，俄、德、奥之于波兰是也；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，法之于安南是也；有遍据其海陆形

胜之地，而渐次亡之者，英之于印度是也；欧洲数强国，默操成算，纵横寰宇，以取各国，殷鉴具存，覆车可验。当此主忧臣辱之日，职亦何忍为伤心刺耳之谈。顾见举朝上下，相顾嗟呀，咸识沦亡，不待中智；群居叹息，束手待毙，耆老仰屋而咨嗟，少壮出门而狼顾；并至言路结舌，疆臣低首，不惟大异于甲申，亦且迥殊于甲午；无有结纒誓骨，慷慨图存者。生机已尽，暮色凄惨，气象如此，可骇可悯，此真自古所无之事！夫至于公卿士庶，偷生苟活，侯为欧洲之奴隶，听其犬羊之割缚；哀莫大于心死，病莫重于癯瘠；欲陨之叶，不假于疾风，将痿之华，不劳于触手；先亡已形，此仲虺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。

然原中朝敢于不畏分割，不惮死亡者，虽出于昧，亦由误于有恃焉。夫欲托庇强邻，借为救援，亦必我能自立，则犄角成势，彼乃辅车；若我为附枝，则卧榻之侧，岂容鼾睡，齐王建终伤松柏，李后主终坐牵机。且泰西兵事，决胜乃战，一旦败绩，国可破灭；俄、德力均，岂肯为我用兵，或败大局哉？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难恃者也。

如以泰西分割亚洲，连鸡互忌，气势甚缓；突厥频割大藩，尚延残喘；波斯尽去权利，犹存旧封。中国幅员广袤，从容分割，缓缓支持，可历年所。执政之人，皆已耄老，冀幸一身可免，听其贻祸将来。然突厥之回教，专笃悍强，西人所畏，吾则民教柔脆而枯朽；波斯之国主纒尊游历西国尽遍，吾虽亲王宰相，闭户而潜修。分局早定，民心已变；瑞典使臣之奔告，各国新报之张皇；亚洲旧国，近数年间，岁有剪灭，近且殆尽，何不取鉴之？祸起旦夕，毕命尽丧，而谓可延年载，老人可免，此又掩耳盗铃，至愚自欺之术也。譬巨室失火，不操水呼救，而幸火未至，入室窃宝，屋烬身焚，同归于尽而已。故职窃谓诸臣即不为忠君爱国计，亦当自为身谋也。皇上远观晋、宋，近考突厥，上承宗庙，孝事皇太皇，即不为天下计，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，孟后移徙五国之事耶！

近者诸臣泄泄，言路钳口，且默窥朝旨，一切讳言；及事变一来，相与惶恐；至于主辱臣死，虽粉身灰骨，天下去矣，何补于事？不早图内治，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，岂惟束手，徒增耻辱而已。不豫修于平时，而一旦临警，张皇而求请，岂能弥缝，徒增赔割而已！故胶警之来，不在今日之难于对付，而在向者之不发愤自强也。势弱至此，岂复能进而折冲，惟有急于退而结网。职不避斧钺，屡有所

陈；今日亦不敢言自强言自保而已，亦不敢言自保言图存而已；亦不敢言图存，预为偏安之谋，亦须早定规模言耳。

殷忧所以启圣，外患所以兴邦，不胜大愿。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，下发愤之诏，先罪己以励人心，次明耻以激士气；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，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；明定国是，与海内更始；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；纾尊降贵，延见臣庶，尽革旧俗，一意维新；大召天下才俊，议筹款变法之方；采择万国律例，定宪法公私之分；大校天下官吏贤否，其疲老不才者，皆令冠带退休；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，其未游历外国者，不得当官任政；统算地产人工，以筹岁计豫算；察阅万国得失，以求进步改良；罢去旧例，以济时宜；大借洋款，以举庶政。若诏旨一下，天下雷动，士气奋跃，海内耸望，然后破资格以励人材；厚俸禄以养廉耻；停捐纳，汰冗员，专职司，以正官制；变科举，广学校，译西书，以成人材；悬清秩功牌，以奖新艺新器之能；创农政商学，以为阜财富民之本；改定地方新法，推行保民仁政，若卫生济贫，洁监狱，免酷刑，修道路，设巡捕，整市场，铸钞币，创邮船，徙贫民，开矿学，保民险，重烟税，罢厘征，以铁路为通，以兵船为护：如是则庶政尽举，民心知戴。

但天下人心离散，当日有恩意慰抚，以团其情；人士之志气劣弱，当激以强健豪侠，以壮其气。然后尽变民兵，令每省三万人，而加之训练；大购铁舰，须沿海数十艘，而习以海战。诏令日下，百政维新，诚意淳恳，明旨峻切；但有新政诏书，虽未推行，德人闻之，便当退舍。但各国兵机已动，会议已纷，宜急派才望重臣，文学辩士，分游各国，结其议员，自开新报之馆，入其弭兵之会，散布论议，耸动美英。职以为用此对付，或可缓兵；然后雷厉风行，力推新政，三月而政体略举，期年而规模有成，海内回首，外国耸听矣。皇上发愤为雄，励精图治，于中国何有焉。

论者皆谓病在膏肓，虽和、缓、扁鹊不能救，火延眉睫，虽焦头烂额不为功，天运至此，何可挽回。况普国变法而法人禁之，毕士马克作内政而后立；美国制造铁炮，而英人禁之，华盛顿托荒岛而后成。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机器于我之说，俄、法、英欲据我海关、铁路、矿务、银行、练兵之权，虽欲变法，虑掣我之肘。职窃以为不然。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光复旧物，华盛顿无一民尺土而保全故国。况以中国二万里之地，四万万之民哉！顾视皇上志愿何如耳。若皇上赫然发愤，虽未

能遽转弱而为强,而仓猝可图存于亡,虽未能因败以成功,而俄顷可转乱为治。职犹有三策以待皇上决择焉。

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,图保自存之策,舍变法外别无他图。此中外谈经济者异口而同词,亦老于交涉之劳臣所百虑而莫易。顾革故鼎新,事有缓急,因时审势,道备刚柔,其条目之散见者,当世之士能言之,职前岁已条陈之,今不敢泛举,请言其要者:

其第一策曰:择法俄日以定国是,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,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。昔彼得为欧洲所摈,易装游法,变政而遂霸大地。日本为俄、美所迫,步武泰西,改弦而雄视东方。此二国者,其始遭削弱与我同,其后底盛强与我异。闻日本地势近我,政俗同我,成效最速,条理尤详,取而用之,尤易措手。闻皇上垂意外交,披及西学,使臣游记,及泰西纂述,并经乙览,不废刍蕘。若西人所著之《泰西新史揽要》、《列国变通兴盛记》,尤为得要。且于俄、日二主之事,颇有发明,皇上若俯采远人,法此二国,诚令译署进此书,几余披阅,职尚有《日本变政考》,申明日本变政之次第,若承垂采,当写进呈。皇上劳精厉意讲之于上,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,权衡在握,施行自易;起衰振靡,警聩发聋,其举动非常,更有迥出意外者。风声所播,海内慑耸,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,必不敢为无厌之求。盖遇昧者其胆豪,见明者则气怯;且虑我地大人众,一旦自强,则报复更烈。非皇上洞悉敌情,无以折冲樽俎;然非皇上采法俄、日,亦不能为天下雄也。

其第二策曰:大集群才而谋变政,六部九卿诸司百执,自有才贤,咸可咨问;若内政之枢垣,外政之译署,司计之户部,司法之刑曹,议论之台谏翰林,尤为要剧。宜精选长贰,逐日召见,虚己讲求,若者宜革,若者宜因,若者当先,若者当后,谋议既定,次第施行,期年三月,成效必睹。

其第三策曰:听任疆臣各自变法。夫直省以朝廷为腹心,朝廷以行省为手足。同治以前,督抚权重,外人犹有忌我之心;近岁督抚权轻,外人之藐我益甚。朝廷苟志存通变,宜通飭各省督抚,就该省情形,或通力合作,或持力致精,取用新法,行以实政;目前不妨略异,三年要可大同。宽其文法,严为督厉: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,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;要以三年,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练兵数千,新

法之税款数万,制造之局数处,五金之矿数区,学校增设若干,道路通治若干,粗定课程,以为条格。如此则百废具举,万象更新,销萌建威,必有所济。我世宗宪皇帝注意督抚,而政举兵强,我文宗显皇帝、穆宗毅皇帝委重督抚,而中兴奏绩。重内轻外之说,帖括陈言,非救时至论也。

凡此三策,能行其上,则可以强,能行其中,则犹可以弱,仅行其下,则不至于尽亡,惟皇上择而行之。宗社存亡之机,在于今日;皇上发愤与否,在于此时。若徘徊迟疑,因循守旧,一切不行,则幅员日割,手足俱缚,腹心已剖,欲为偏安,无能为力;圈牢羊豕,宰割随时,一旦裔割,亦固其所。职上为君国,下为身家,苦心忧思,虑不能免;明知疏逃,岂敢冒越;但栋折榱坏,同受倾压,心所谓危,急何能择。若皇上少采其言,发愤维新,或可图存,宗社幸甚,天下幸甚! 职虽以狂言获罪,虽死之日,犹生之年也。否则沼吴之祸立见,烈晋之事即来,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。瞻望宫阙,忧思愤盈,泪尽血竭,不复有云,冒犯圣听,不胜战栗屏营之至,伏维代奏皇上圣鉴。谨呈。